

書

十九
二十

康王之誥

畢命

呂刑

同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服部文庫
117
145
8



117
145
8

尚書卷第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

崩三字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



○康王既至之誥
○正義曰康王

正一作政

古帥作率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
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
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
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
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
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乘音繩證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反鬣力輒反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

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盡子忍反傳王出至答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內立於中庭太

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

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

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
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
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

示受其圭幣與之為圭也。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致一作文下致命同

卓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阜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

尚書疏

卷之九三

文句

言一作原

皆一作並

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

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

○姜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

○戡音堪遺唯季反註及下同施以豉反

今王敬

之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

○壞音怪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

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

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

武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卽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命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言文至所起○正義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美道也文王所憂
 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
 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
 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
 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與顧命差異敘歐陽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惡下一有人字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

美不務咎惡底至齊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履反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熊音雄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昇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昇必利反徐甫乃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

一作端直

侯上一有諸字

傳直專反補

循一作修

土

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常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木反督丁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也六反鞠居疏于苦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

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刑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

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

樹之以為藩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

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常無有不在王室當

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

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順其至見

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

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

尚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也。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觀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羣公既皆聽命相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

反。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護。別彼作畢命。

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曰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

傳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

日庚午

傳肫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

傳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

傳朝直遙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衆命

畢公保釐東郊

傳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傳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惟一作慎

尚書

卷之六

漢書

得以下之辭。安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音泰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音秘

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世。舊作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惟公懋德。克勤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傳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尚書

卷之六

漢書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仰如字徐五

亮。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

反。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命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

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

使代君陳也。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

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

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言殷至

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

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

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

及子也。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鳴

尚書疏

卷之六

洪武

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言公至師法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不敢枉公往治。治直，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斷，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尚書疏

卷之六

及古

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王曰至念哉○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

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

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

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

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

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

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

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

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言當至善聲○正義曰

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

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

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

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

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

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

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

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

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

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

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

勸勉為善者○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

之境界境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

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

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

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

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

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茲殷庶士，庶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

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音戶**驕淫矜**

厭一作壓

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眾士驕恣

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侈音苦瓜反

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艷反**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始鼓反浸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

子鳩反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公其

鳴

人一作民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言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少詩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疏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

尚書疏

卷之六 十四

及古

者實恃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
共同一流。此殷之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
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
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
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
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
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
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
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
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天道
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
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
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
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
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
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

今畏

勸一作勵

惟恐雅誤

鳴

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誇不變，將用惡自終。
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
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
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
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傳**王名

滿君牙或作君惟。君牙臣名。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先正一作先王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反陷陷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

沒之陷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其策書作君牙○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

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今命爾子翼

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

委任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曰一作日
人一作民

艱一作難
作嗟

寧一作安

大司徒一作我輔翼

正身心作為中正

尚書疏

卷之六

漢古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傳易以

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

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政
足一作脚
喻一作言

佑一作佐

文王疑文武文武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

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如

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

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

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趙趙武夫，公侯

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

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

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

兩以見之。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

互相備也。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王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

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傳缺苦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爾惟敬明，乃訓用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漢古

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命名之人疏鳴呼至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

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

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

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

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命名之人令其順

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

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也

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見其罔備故傳言無邪缺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

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亦反疏王若至有義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

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

君之有治功汝

君王自謂也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

○冏九永反。字亦作冏。長諸丈反。

作冏命

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

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圉僕。大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是矣。之是疑足訛

丁

僕一作御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怵。勅律反。惕。他歷反。

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傳

聰明視聽遠

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礙。五代反。

其侍

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迓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

御僕從罔匪正人

傳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

無不用中正之人

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傳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

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

言文武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王若

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

檢一作格

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

有

大正一作大僕正

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

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辟縣反辟匹亦反徐扶○今予至吉士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

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也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諂人主無本質也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

昵一作暱

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瘵厥官○瘵故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瘵反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

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

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尚書疏 卷之六 二十二 及古閣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贖音蜀。作呂刑。

呂刑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人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

或

主一作王

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非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

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本已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今亦作毫毛**度作刑以詰四方****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則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比

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惟呂至四方。○正
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
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言呂至揚
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
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
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
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
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
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
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
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王曰若古
茂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人作民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傳順古有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

君號曰蚩尤。

○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

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

而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傳劓魚器反刵徐如志越茲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

差有直辭者言淫濫傳麗力馳反民興胥漸泯泯焚

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

漸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

盟之約傳泯面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扶云反覆

又於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竹一作丁

晉一作匹

政一作民

君一作皇

滅

德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

刑發聞惟乃腥臭傳聞音問又如字註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傳君帝帝

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傳皇帝皇宜作君字

王曰至在下傳正義曰呂侯避言於王使用輕刑又

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

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

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

尚書疏

卷之九 二十六

及古閣

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刑截人耳剗截人鼻剗椽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淦皆化為惡泯泯為亂焚焚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

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贊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末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

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
 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
 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
 也○**刑**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
 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
 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
 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之鳥
 詩云為梟為鳴梟是鳴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鳴梟鈔
 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鳴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
 度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三**
 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前民繼之
 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
 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
 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
 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
 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
 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
 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

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
 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
 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
 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常昭云三苗炎帝之
 後諸侯共工也○**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
 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
 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而苗民
 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
 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
 截鼻椽謂椽破陰黥為羈繫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
 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
 多截之椽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
 也○**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
 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
 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焚焚擾攘之狀泯
 泯為亂習為亂也焚焚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

二十八

人一作祗

尚書疏
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
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
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
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昏
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
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
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
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
每被誅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

註同 補

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重直龍反。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棐常鰥寡無益。

傳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

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益。

○棐音匪又芳

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傳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

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傳乃命至惟明

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
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
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

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
 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
 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
 德明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
 所也○**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
 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
 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
 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
 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
 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
 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

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
 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
 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
 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
 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
 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
 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
 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
 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
 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
 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
 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
 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
 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斷一作折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

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

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祇止。乃命至祇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而反。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

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

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

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與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

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

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

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
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
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
須重禮故先言之也○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
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
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
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濫不
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
敬德行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
勤堯躬行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
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
反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
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
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
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
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天下至常
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
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
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
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
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
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三十二
及古閣

于富

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

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

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

在於天下**傳**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

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

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

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

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

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

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

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

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

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

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

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

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

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

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

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傳**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

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

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麗力。馳反。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

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

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故一作以

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

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

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

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命名也其今

汝何所懲劓乎其所劓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

刑乎言當劓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

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

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

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

得不懲劓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

臯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

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

刑亦伯夷道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

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下禍誅之。

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

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

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

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

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

絕句俾必爾反。馬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

鳴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

夷為法苗民為戒既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行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也。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

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所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

有

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
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
有國土諸侯告汝

以善用刑之道傳吁況于反馬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

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

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傳度待洛反註
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傳造七報
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傳核幸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傳○應應對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

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傳○疵才斯反來馬本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

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

理一作所

其

各一作名

同

刑

刑音日又五
割反絕也補

孚有衆惟貌有稽

傳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

無簡核

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傳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

相當

○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
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馬曰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劓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

百鍰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傳

刑足曰荆倍

荆扶謂反倍差側加及下同傳云五百鍰也馬曰倍二百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
一凡五百三十二鍰
三分鍰之一也補

實其罪

傳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

傳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

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賢通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

反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呼來有邦國
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其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眾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禮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

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禮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入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其備謂囚證其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禮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禮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三十九 及古罰

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
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
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
人不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
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
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
者之過皆可原也。○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
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
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
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
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
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
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
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
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
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
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
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
以病所在，惟出入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
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刑疑至其理。○正義
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
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應刑，矣得罰，應罰，矣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
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宥是赦之。
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
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
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
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

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
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
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
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
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以爲可
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復
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
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
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
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額截鼻，刑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

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
色也。六兩曰鍔，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
工記云：戈矛重三銖，馬融云：銖，量名，當與呂刑銖同。
俗儒云：銖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鍔稱輕
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鍔。鍔
重六兩，太半兩，鍔銖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
鍔，二鍔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鍔重六兩三分兩之二。
周禮謂鍔爲銖，如鄭玄之言，一鍔之重六兩多於孔
王所說。惟投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
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
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
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
與罰各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旣罪疑而取贖，疑罪
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
不相當故也。○刑足至百鍔。○正義曰：釋詁云：刑
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贖，刑也。刑足至百鍔，是刑者斷絕
之名。故刑足曰刑。贖，刑也。倍，刑也。應倍，刑也。云：倍，差倍。

尚書疏 卷之七 四十一 及古罰

言

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錢，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錢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按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按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及連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錢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錢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

相因。○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

各有權宜。○并必政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

理有要善。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

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

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

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

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

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

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

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

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

亂在上。入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

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

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

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

賊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刑云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

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

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不可適重之條。而以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

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

一作無非在其中正

其說故今不從。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

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
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斷獄至文

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其鞫劾文辭也○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即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

刑書疏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及古制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息亮反助也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

民治治直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

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

不中將亦罰之令力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

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

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

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

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

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

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

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

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

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

以天罰懼之敬之至儆之正義曰此篇主多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王曰至祥刑○正義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

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

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

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

土之君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

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

○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

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

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

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

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疏卷之二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汲古閣

本

文侯之命

平王命為侯伯

義曰幽王嬖褒姒

平王至之命

正義曰幽王嬖褒姒

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
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
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
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
文侯之命○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
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
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
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
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
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禮以
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
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
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
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

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
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
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
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
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
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
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所以
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
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大戎共殺幽
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
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
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平王命為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
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

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

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

其王命，德流子孫。

○聞音問。王于泥反。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

○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王者至在位。○正義

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覲禮說天

尚書疏 卷之三 湯古 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前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如字

又音與愆去虔反墮杜回反隕于敏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即

俊一作雋

傳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 既我御事罔或者壽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鳴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

尚書疏 卷之三 四 殷古

紹一作昭

王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犬，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生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傳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傳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

重循上直用反補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亦反○辟扶。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傳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註同。○傳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尚書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

復 王 日

曰作白 下同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 正義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

傳 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 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

傳 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 遺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

傳 令力用賚爾秬鬯一卣。

傳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尊也，當以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一 六 及古

盧一作茲 傳同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資力代反音酉形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音由釀女亮反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形

徒冬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人一作民 下皆同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王曰至顯德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莛弓一莛

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香之酒以和鬯酒鄭眾云

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

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

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

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

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疏 禮記卷之二十一 壺

賜之可知也。自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壺為下。自居中。郭璞曰。在壺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自者。未祭則盛於自。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自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形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琄字從玄。故形赤。琄黑也。是諸侯有犬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代。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唐。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弓。琄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疏 禮記卷之二十一 壺

琄於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形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授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
 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傳

始封之國居曲阜

伯禽魯侯名

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

傳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開

作費誓

傳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魯下一有東字

音祕

費誓

傳

費魯東郊之地名

傳

魯侯至費誓

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
徐戎至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費魯至地名
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傳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命上一有予字

穀字板作穀 疏同

尚書疏

卷之六十一

淮浦

戶瓜反監 但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教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鏡冑兜鍪施汝楯紛無

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的鏡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

矛楯常準反又音允 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

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世反鍊來見反 公曰至不

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

今

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

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

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 伯禽

至誓命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

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

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

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

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

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案下句令填塞坑窞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

言也 今往至出之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

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

尚書疏

卷之六十一

淮浦

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者戎夷者此
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
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
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
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
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十四年古老猶在及見
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
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杆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杆也說文
云胄兜整也兜落首鏡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
始有鏡兜整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鏡
整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為
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
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于必
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
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
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
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擊使可用鄭云至

皆

猶善也○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
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
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者
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
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
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

也○牯工
毒反
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

常刑
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

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
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

反檻戶減反室珍栗反
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
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及

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
 塞汝陷獸之穿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禮今軍至放牧。○正
 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
 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閉也。技人掌王馬之
 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
 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
 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
 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
 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
 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極牯之
 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禮獲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斂之

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
 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
 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
 云杜閑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
 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
 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
 也。○禮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禮馬牛其有風佚
 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禮逋布吳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汝。○禮眾人其有
 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禮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禮攘如

無敢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

音垣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

精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

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

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音貞榦

工榦反築陟六反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

音恭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芻初俱

馬牛至大

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遁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

者汝則有常刑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

左傳云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

尚書流

卷之三

及古

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
 佚遠去也連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
 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
 大宰以九職存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連逃也○鄭皆當至死刑○正義曰時
 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時鄭眾云糗糒熬穀也謂熬米麥
 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糒熬穀也謂熬米麥
 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補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時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
 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鄭摠
 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時具楨榦為道近楨也時具
 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楨兩端者也旁曰榦
 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

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
 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
 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
 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
 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
 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玉國百里為
 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
 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
 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
 三鄉也蓋使三鄉之畧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
 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
 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
 令留守不令時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
 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
 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
 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圖萊甲寅堙之環城傳

尚書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聞

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
史錄其誓辭作秦誓。○遣三至伐之。正義
曰左傳倍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
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
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
耳。○峭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徹在弘
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
之路也峭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
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峭關而東適鄭
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
假道故伐之左傳倍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
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繅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二帥也春
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
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
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
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
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
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
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六

及左傳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警告汝

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反下必爾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艱一作難
云一作員 下云然同

悔

無所益復扶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

言之首諾汝以言中之最要者言曰民之行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賄身大樂也見他存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

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

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禍則身樂故云是多

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

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

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

恨

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惟古之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為于偽反下為我

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肥子之類

老

國內亦當有此人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傳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音波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我思之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

又魚乞反馬本作訖無所省錄之顏徐云強顏補射神夜反

斷、倚一作黏、倚
伎一作技

反馬云辭語截前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
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伎之人易羊石
反昧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音妹

有容如有東仰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斷丁亂反又音短倚於綺

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義曰言我前事雖

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哉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伎之言能使

雖

意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

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技

藝而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伎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

也○傳惟察至改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辨伎之言使君子

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

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闡思之不明故有

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

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

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
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
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
人將任用之而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
此作斷斷兮河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
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
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
忍小過寬則得保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

尺一作始
美 民

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啻尺鼓反。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
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
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
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則
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蓋哉。言其能興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

註同

能下一有則字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其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
於勇反。塞先得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在反。始唐。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
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上。是
子孫衆人。則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
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
之。使不達於上。是使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隕。

容一作用

用

曰由一人○机○理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

危曰由所任不容賢○机○五骨反理○五○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

前過之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依行異

由所任一人之有慶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

公自誓將改前○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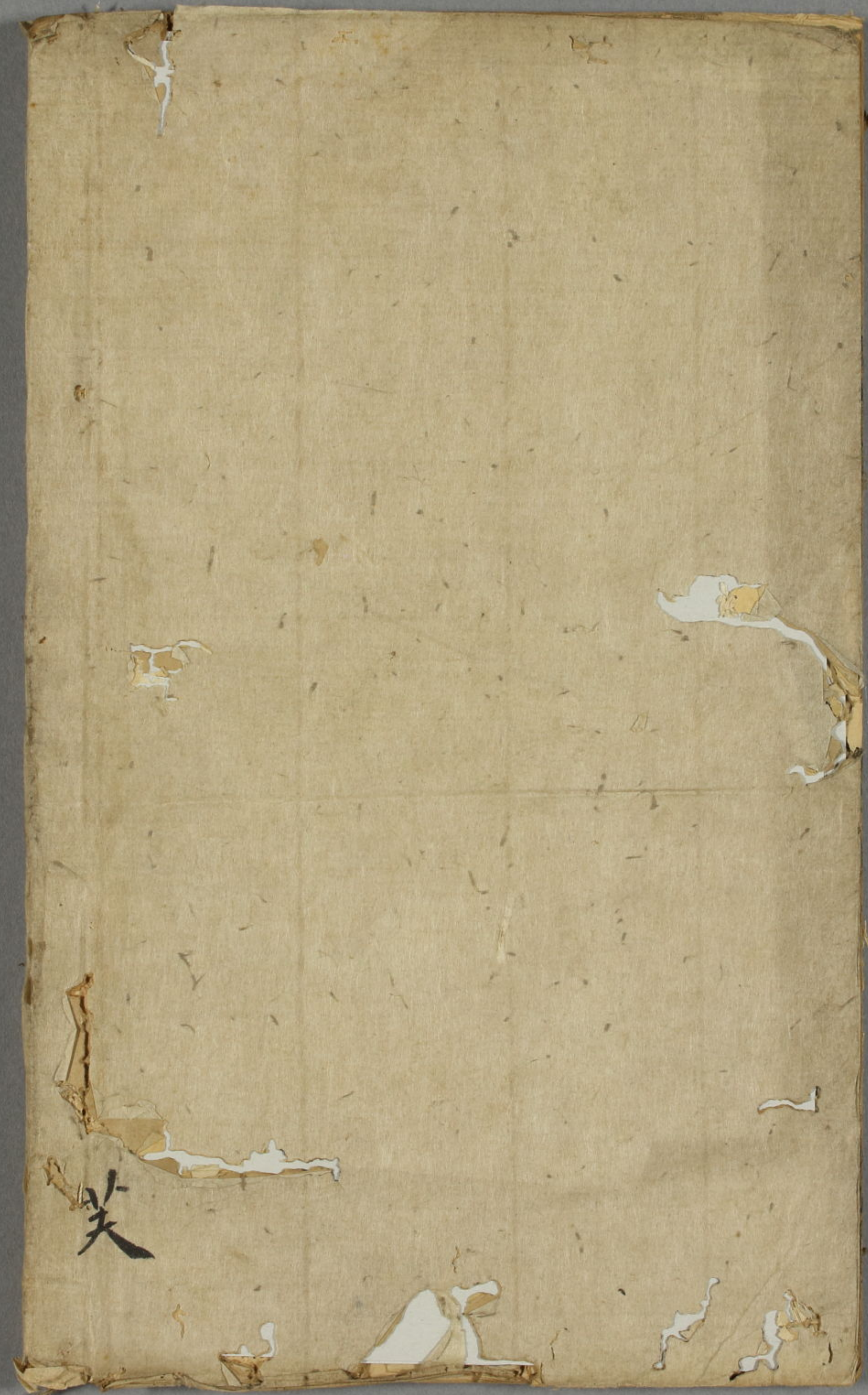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選用賢人者也



笑